

## 邊緣的音樂



### 陳馨妍

一九八九年生於臺北市；北藝大美術系、臺大語言所畢。曾獲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三獎、臺北文學獎青春組小說首獎。目前任職於科技公司。

那是一間蓋在女校邊陲的音樂教室。像被放逐了一樣，懸掛在校界的最角落，緊鄰真實的煙火人間。

音樂教室像某種蜷曲的蕈類，寄居在大禮堂的階下。彷彿在說，因為地面空間與升學助益之地位缺乏，它的存在唯有往地下發展。它的入口掛有一個謙遜而近乎抱歉的橢圓塑料牌，上面寫著「音樂教室」，微弱宣告著它的正統性。然後就是一道筆直向下的階梯。向下，到洞窟般的教室本體。

（我不懂為何這個學校的音樂教室，都必須蹲踞在與冬眠動物等高的地底？）  
（音樂會在這樣的地方發生嗎？走向階梯，我總是如此疑惑。）

攜帶著充滿彩圖、然而從來不被認真看待的音樂課本，有時加上直笛或影印的樂譜，學生們總是快打鐘了才魚貫湧入這地穴。音樂老師也總像某種穴居的動物，長久以來，守著這個低垂的空間。最近的女廁在數百公尺以外。我總好奇她怎能耐得住這邊陲，這不便，這不變，以節為單位，迴環著一班又一班面目均質的女學生。

我好奇，她怎麼沒有成為抵抗放逐的一部分。而只是變得扁平、順服、可

收束，毫無脾性。

我們不動腦筋，只是依循配給的課表，吵鬧而鬆散地到來。不可思議地在此集體發出人聲、樂聲，再以非樂音的狀態離散而去。回到光燦、線性語言統御而缺乏韻律的地表世界。我們太青春了。整個低盪的音樂教室與音樂課，鎮伏不住少女昂揚的話語和浮躁。

集聚地急劇地入座，渾身敷裹生長激素的汗。成排的椅子矩陣像上一節教的數學。只是當時，那新學的概念過於迫近，我們還來不及運思這聯想。音樂教室裡沒有桌子，只有木製的椅子承接、約束我們的肢體，使我們形成歪扭的肉身陣列。音樂老師總是抱歉似地發布指令：好，現在來發聲練習……有帶直笛吧，那現在翻開課本，來，一，二，三……。

吁。直笛尖銳地齊奏。沖刷掉語言與樂音交壤的乾涸尷尬。

非常的虛無，也非常的美。

基於徹底的被動性，與無用性。

我喜歡這間音樂教室。喜歡它的邊緣性格。

成年之前的青綠時光，邊緣的音樂一直統帥、支持著我。

我常常在多數學生尚未到校的早晨時刻，提早進入靜寂而空盪的校園。

我走進大禮堂。作為兩棟教學大樓的途經，禮堂的側門並不上鎖。我推門，走進洞黑的禮堂，爬上舞臺，坐到一臺陳年史坦威平臺鋼琴的面前。

開始彈奏。

記得一點點蕭邦，一點點貝多芬，一點點德布西，一點點舒伯特。我讓他們在塵埃飄舞的七點前的空氣裡，透過令人鼻子過敏的老舊鋼琴，慢慢地擴散開來。並不特別有技巧的隆隆琴聲。我所製造的聲響，只是物理性地震撼著空氣，也像震碎了某些東西。一些我無法稱呼、感知的東西。

我在清晨無人的禮堂舞臺上，平庸地彈奏著平臺鋼琴。有時，會有早到的教職員生，無聲地由中間的走道穿越禮堂。從來沒有人停下來斥喝，也從來沒有人停下來聆聽。

挑高的空間裡，有長長的紅絨布幔垂掛。對我來說，它們即是具體化了的「一天之序幕」。

班際音樂比賽的期間，擔任伴奏的我有時會利用午休，到地底的音樂教室去彈鋼琴。

我們的那位音樂老師究竟叫什麼名字呢？真的想不起來了。我只記得她總是平靜地，微笑地，鼓勵地迎接我：可以啊！妳中午可以來這裡練琴。想彈

什麼都可以喔。

老師沒有問我為何沒有乖乖午休，而在自己的教室外逗留。

老師什麼也沒有問。

身為校內少數不控管主科、因而不控管我們的升學、因而不控管我們的命運的成人，音樂老師准許我在午休時段，躲藏在她的地下室暨辦公空間。

我拾階下行，慢慢走向那臺直立式的 YAMAHA 鋼琴。掀開琴蓋，開始彈奏。讓意識放空。只是經營著那些無聊、怪異，或就只是聲響的即興片段。

琴音在午睡口涎般濃稠的白晝裡劃開安靜。地面的蟬聲聽來遙遠，絨絨的，不是很清楚。我總是加上延音踏板。很多很多濃重濫情的延音踏板。以此掩飾我不知道所云、漫無結構的亂奏。我不知道像我這樣學了幾年琴，卻沒有正規樂理訓練的人信手彈出的即興片段，到底有沒有一點點的結構或規律？

我只是不讓樂音停下。我只是努力不讓段落斷落。無論響著的是什麼。

這自始至終，就是一段無端的交易。老師究竟為什麼答應我有權這麼做呢？我並沒有承諾她任何。沒有成為指考高分的承諾。沒有成為音樂保生的承諾。我只是不願待在教室裡，和其他穿制服的同伴擠在一起。我只是不想說話。我只是想要製造聲響。我只是不願睡著。

我只是想要被誰聽見。

另一種逃逸午休的方式，是前往學校的制高點之一，大禮堂。

我會帶著自己的寶貝 CD 隨身聽，循著禮堂側邊的樓梯向上攀。戴上耳機，坐在階上遠眺，看書，寫生，發呆。

三月到五月左右，所有遠方的樓房和城市的天際線，看起來都像糕點，敷著一層精巧的粉黛顏色。手中的 Walkman 微微震動，裡面忠實地高速旋轉著百聽不膩的 CD。常常是英倫搖滾。Oasis · Coldplay · Radiohead。特別不爽時就是吶喊的 Nirvana 或 Green Day。也有另類的 Arcade Fire，或老派迷幻的 Pink Floyd。搖滾樂的鼓點像護身符，替我過渡漫長又無奈的午休，眾人揮汗趴在塑料課桌上的數十分鐘，多麼凌遲。樓梯間的我俯望這個校園，低頭看著自己裹著白衣制服的身體。我整個人像一個白色的繭，不知道孵化了會變什麼？音樂是鋼索，也是栓繩。我就是那道乘載的邊緣。音樂讓我體驗了刺激，也讓我未曾真的墜落。

降落傘，我聽見 Coldplay 輕輕地說。

一直很想循著禮堂側邊的樓梯，一口氣爬到頂樓。某個午休，我真的這樣展開行動。

我順著禮堂的階梯，一直向上爬。年輕卻疲憊的身體，抵抗著引力，無論如何都想離開校園的地表，去到越高越好。

眼底餘光裡，整個學校都在縮小。操場的圓圈一點點模糊了它自己。上行的移動體感驅使我非常興奮。我真的感覺，可以那樣一直向上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能夠碰觸天空。

可是，即將抵達頂樓前的最後一個樓梯拐角，迎面走來一個逆光的身影，把我阻擋。那道黑影，是主教官。

主教官說，妳在這裡幹什麼？妳不可以再往上走了。  
他叫我下去。

我除了照做別無他法。往下的路徑匆促，高速下旋，使我微微暈眩。餘光裡的操場又慢慢脹大起來，恢復成健康、符合我們規馴視角的尺寸。

我忘了我後來怎麼回到教室，回到那個安全的高度，和健康的同伴們健康地擠在一起。

後來，胡亂猜想，主教官可能是為了防止學生基於升學壓力、或各種成長中不可抗拒的苦澀理由，從校園的制高點縱身下跳，所以經常性地逡巡在那個樓梯轉角，苦口婆心、鐵面無私？

然而，我並不想以悲劇性的姿態回歸地面。

我只是想更靠近天空一點。

更靠近天空一點。

更靠近天空一點。

更靠近更靠近更靠近天空一點，好離地面遙遠一點。

那一刻，以及所有那些逃逸的時刻，我感到我在邊緣，而音樂響徹了天際。

我喜歡音樂教室。喜歡音樂在校園與歲月的維度中額外構築的維度，喜歡它的無用性與地下性。那些偷渡音樂的校園時光，音樂無論類別，都成了搖滾。

成年之前、成年之後，邊緣的音樂一直這樣統帥著、支持著我。邊緣的音樂是一道貝斯音牆，厚實低調。

它一直響在我心底。

音樂教室地處偏僻，音樂在升學教育中原本也屬邊緣。作者在毫無任何交換承諾下，意外取得逃逸午休並釋放邊緣性格的方法。在眾人皆睡之際，得以潛至地底的音樂教室去彈奏鋼琴。然而，得寸進尺，仍覬覦著能否循著禮堂側邊樓梯直上頂樓去碰觸天空，惟教官現身阻擋，沒能如願。但那些邊緣音樂卻從此在內心扎了根。

本文寫少女希冀以邊緣挑戰主流，以小小的逾越，滿足追求自由的願望，將年少輕狂心情寫得靈動。

— 廖玉蕙

得獎感言

十七歲時戴著耳機在校園晃蕩的我，現在已是年近三十的社會人。總是擔心那個年少青澀的自我，依然主宰著理應世故幹練、成年後的我。

我想，我的心是一臺（絕種的）隨身聽。它壞掉以前，都會一遍又一遍反覆播放青春的音軌。

謝謝新北市文學獎。謝謝我的母校。謝謝搖滾樂。